

凤 瑾 如 画

张瑞◎著

Fengjin Ruhua

下



是谁说前生无悔，要用此生等待？前生，她用心头血换来爱人的背弃；今世，他为她一夕银发，懵懂痴傻。她，涅槃中浴火的凤凰，纳蓝王朝的千古女帝。且看这一场痴缠恩怨，凤瑾如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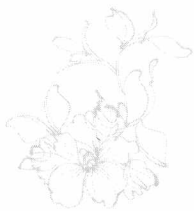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风
槿
如画

张瑞◎著 下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

第四十二章◎镜花水月能几何（四）

小白轻轻地回头，见雨水溅湿了訾槿的脚，他又朝后靠了靠，将訾槿和雨水彻底隔开。

房内的窗户和门大开着，满院子的草药香。初夏清晨的阳光不是很晒，暖暖的。

訾槿懒懒地躺在屋檐下，把玩着腰间的玉佩。她眉眼弯弯地看着远处坐在井边洗碗的人，明明是粗布素衣，愣是让他穿出几分超凡脱俗来，长长的银发垂至地上，沾了一点儿泥土。

訾槿悄悄地走到小白的身旁，一点点地执起他散落在地上的银发，“小白，我来洗吧。”

小白侧目浅笑，“水凉，去躺着吧。”

“小白，一会儿我和你一起去采药吧？”訾槿趴在小白肩头赖皮地说道。

小白端起木盆，转身看向訾槿，“你身子尚未大好，在家等着吧。”

訾槿愣愣地松开手中的银发，嘴角露出一抹傻气的浅笑，“家？你说这儿是家。”

小白看了訾槿一眼，但笑不语，转身进了厨房，将碗筷放好。

訾槿三步并作两步奔上前去，拉住小白的手，一同朝卧室走去，“跟我来，我有样东西要送你。”

小白任由訾槿拉着，无奈地摇头，温润如玉的眸子中满是宠溺之色。

訾槿将小白拉到铜镜前的椅子上，拿起篦子细细地梳理着他的银发。她歪着头俯在小白耳边轻声低语：“你的头发真好看，比绸缎还要软还要滑，仿若银丝一般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头发。”

小白微微蹙眉，蒲扇般的睫毛轻轻地颤动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阴霾，莹

粉色的唇因不悦而紧紧地抿着。

瞥谨将他的长发梳顺，笨拙地绾了一个简单的男士发髻，将一个雕刻粗糙的木簪装饰在银发间。她脸上满是笑容，“好看吗？你上山时我亲手刻的。虽是不值钱的柳木，但好歹是我的一番心意，你就勉强收下吧。”

小白扶了扶有点儿歪斜的簪子，眼底滑过一丝暖意，“不难看。”

瞥谨伸手环住小白的腰，将脸贴在他的背上，“都在家闷了好几天了，我同你一起上山好不好？”

小白抬头看了一眼窗外，“今日怕是有雨，明日吧。”

“不怕不怕，跟着你什么都不怕。”瞥谨听出小白有些动心，连忙说道。

小白回头浅浅一笑，墨玉般温润的眼眸中藏不住喜悦，“还不快去准备。”

未央宫内，安乐王惬意地坐在镜前，任由晓仆打理着自己的长发，眉宇间早没了那几日的疲惫，狭长的桃花眼中一片生机勃勃。

“王爷，今日用玉兰富贵簪可好？”晓仆轻声问道。

“用腾龙金玉簪。”安乐王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闭上眼眸回道。

晓仆起身拿起一个檀木匣子，缓缓地取出一支通体晶透的翡翠包金精雕男式发簪，然后装饰在安乐王的发髻间。

安乐王对镜而照，满意地一笑。他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晓仆连忙跪下，将他的衣角捋平，连身上的配饰也摆正后，方才起身。

安乐王一身锦绣雪衣，金丝绣边，精致的翡翠衣扣，腰间挂着琳琅玉佩，脚踏黑色长靴，鞋底是金丝掐边，配上一丝不苟的发髻与千金不换的腾龙金玉簪，转身侧目之间，美得令人炫目。

宫人缓缓地打开宫门，只见锦御跪在门外。

“都已备好？”安乐王柔柔一笑，轻声问道。

“都已备妥，随时能动身。”锦御低头回道。

安乐王美目流转，柔声说道：“一定要将独孤都徽给本王牢牢地困在宫中，不许有半点儿差池。”

锦御抬眸说道：“一千精兵已将迎客居牢牢封死，请王爷放心。”

安乐王把玩着鬓角的长发，露出一抹倾国倾城的浅笑，“去将南姑娘请来，一同前去。”

锦御领命而去。

安乐王站在原地，微微眯起狭长的桃花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。

独孤都徽倚在窗口，凝视着天空中大片大片的云朵，琥珀色的眸子中隐隐生出自嘲之色。

“国君不必过于自责，此事怪不得你。那辰王爷奸险狡诈，做事滴水不漏，国君着了道的道也是在所难免。”一个少年说道，他唇红齿白，目如幽潭，

眉如剑锋，俊美无比而又英姿勃发。

独孤郁微的嘴角露出一抹苦笑，“当时如果我不执迷，本有机会将她留下，她吃了那么多苦，我还对她……”

“国君莫要追悔，此番只要能把瞥瑾找回来，日后还怕不能补偿吗？”少年蹙眉说道。

独孤郁微侧过脸看向少年，“此番前去月国匆忙了些，虽把赤弟带出来了，却未将晴琳姑母带回去。赤弟莫要挂念，待我找回了瑾儿，立即派人前去月国将晴琳姑母接回来。”

“国君念及旧情将君赤带出来，君赤已是感激不尽，不敢再有奢望。”君赤垂下头，低声说道。

独孤郁微若有所思地盯着君赤，良久，缓缓开口：“赤弟莫要如此客气，我们本是一家人，‘国君’二字太过见外。当年晴琳姑母出嫁，我年纪尚小，无力阻挡，才让你们母子二人受了那么多委屈。如今你既已回来，若不怪我当初无能为力，便叫我声哥哥吧。”

“承蒙哥哥不弃，君赤不怨任何人。”君赤躬身回道。

楼烁大踏步地走了进来，垂头躬身说道：“安乐王带领十五骑与一辆马车，朝天都城北方的山涧去了。”

独孤郁微沉思了一会儿，方才抬头说道：“让探子继续跟着，令城外五百护卫整装跟上他们，离得远点儿，莫惊了他们。”

楼烁微微抬眸，蹙眉说道：“迎客居已被千余人团团围住，如今我们想要出去，怕是没那么简单了。”

独孤郁微的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，“从这皇城初建之时，我独孤家便已是后宫之主，世代如此。用这天都城困住我独孤家的人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”

天山相连，美丽异常，空中不时飘过几朵白云。一道山谷，一道溪流，为这天都山脉平添了几许温柔。山谷两侧的山壁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红黄色棘果，两侧的山坡上铺满了嫩绿的小草，盛开着一一些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野花，一片生机勃勃。

瞥瑾躺在草地上，感受着山风的温柔凉爽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不远处聚精会神地挖着药草的人，满面陶醉之色。

小白将几株药草放到身旁的背篓中，转身看到躺在地上的瞥瑾，微微蹙眉，“地上凉。”

瞥瑾不满地撇了撇嘴，眼底却是一片笑意。她坐起身来，习惯性地把玩着腰间的玉佩，“这里真好看啊，不过，再好看也没你好看。”

小白扭过头去不再看瞥瑾，耳根处爬上一抹绯色。

瞥瑾缩手缩脚地走了过去，猛地扑到小白的背上，“哈哈……让我逮到了，

你害羞了，你害羞了，来来，让姐姐看看。”

小白垂下眼帘，耳根红得更加厉害，“莫胡闹，天气不好，待我采完这几株，要快点儿下山才是。”

瞥瑾不依不饶地搂着小白的脖颈，趴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如此……也好！”话音刚落，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亲了一下小白如玉的脸颊，然后迅速撒手，跑到远处坏意地大笑起来。

小白愣了一下，垂下了头，专心地挖着那几株药草，看似不在意的模样，脸上却已潮红一片。

瞥瑾自觉无趣，三下两下爬上位于峭壁的大石上，双腿悬空地摇晃着。

眺望远处，天地间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。特有的黛青色使得这一座座山仿佛一个个粗壮的巨人，傲然屹立于天地间，浑身散发着粗犷与豪迈的气势。天都的山脉少了秀丽之美，而充满了阳刚之气，美得让人心旷神怡。

吧嗒——一滴雨水落在石头上，瞥瑾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天空。

一滴雨水打在了小白的手上，他蹙眉站起来，向身后看去，猛然一惊，“下来！”

瞥瑾被这突来的怒吼吓得一哆嗦，差点儿掉了下去，她连忙扶住大石，朝身后看去。只见平日里一脸清淡平和的小白惊恐地瞪大了双目，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。

小白屏住呼吸站在原地，生怕自己发出声音，再次惊到坐在峭壁大石上的人。他压住心底的恐惧，轻声哄道：“下雨了，快下来。”

瞥瑾看了一眼越滴越密的雨水，对着小白吐了吐舌头，迅速地跳下了大石。

小白吁了口气，拿起身旁的竹篓，满面阴沉地走过去，将瞥瑾拽了过来，却背对着她。

瞥瑾心虚地扯了扯小白的衣袖，“生气了？”

小白僵硬地站在瞥瑾前面，眸中有些茫然，更多的是怒气，他愣愣地看着越下越大的雨水。

“怎么突然生气了？”

小白轻轻地回头，见雨水溅湿了瞥瑾的脚，他又朝后靠了靠，将瞥瑾和雨水彻底隔开。

“咱们并排站吧，你这样会淋雨的。”

小白不再回头，也不说话，温润的眸子中余怒未消。

“你站进来吧。”见小白浑身僵硬、微微发抖，瞥瑾拉了拉他的衣袖，不想被从来没发过脾气的小白一把甩开。她胆怯地缩了缩脖子，再不敢多言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暴雨倾盆而至。

瞥瑾所住的小院落外，安乐王从马车中探出头来，蹙眉看向马背上的锦御，“怎会没人？”

“早晨皇上与公子一起进山采药去了，怕是被雨挡住了，想来只要等雨停便该回来了。”锦御在雨中大声回道。

安乐王紧锁眉头，看着砸在人身上生疼的雨滴，冷声问道：“可有人跟随他们？”

“有，属下已吩咐二人在暗中保护了。”

“让所有人整装，跟着标记走，准备迎驾回宫。”安乐王冷冷地说道。

锦御面露难色地看向安乐王，“主子，此时雨势过大，山路陡滑……”

“你也知道山路陡滑，若皇兄有个万一，你可担待得起！”安乐王厉声打断了锦御的话。

锦御转过身去，对身后的人喊道：“将包围村庄的三百人全部撤回，整装出发，迎驾回宫！”

众人弃马步行，唯一一辆马车在泥泞中蹒跚前行。

车内，安乐王一脸冰霜地盯着对面的人，“本王所说的你可记住？”

鱼落微微抬眸，眼中满是挣扎之色，“这……只怕不妥。”

安乐王的嘴角勾起一抹讽刺的笑，“休在本王面前装无辜，明明已对我皇兄动了心，此时再装伪善是否晚了点儿。”

鱼落猛地抬眸，“王爷此话差矣，皇上待我如珍如宝，我自该真心相对。”

“呵！待你如珍如宝？他若知道那人是小哑巴的话，怕是会不屑看你一眼。此事成败都与本王关系不大，你若执意忠于小哑巴，我自是没话说，只是你可想过欺骗皇兄的后果？”安乐王眼底的嘲弄之色愈加明显。

“王爷为何出口伤人？王爷明明知道这并非出自我的本意，若非王爷苦苦相逼，我又怎会……”

“苦苦相逼？那日在流然亭你明明有机会与小哑巴相认，明明有机会说出实情，可是你做了什么？小哑巴叫你的时候，你又是如何反应的？若非你不肯认她，她能绝望至此？”安乐王睁大双眸，厉声说道。

“我……当时只是害怕了，看到主子那般模样……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”

“收起你那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我不是皇兄！既然那日没相认，今日也不必了，要皇兄还是要小哑巴，你自己想吧，本王这次不逼你了。”安乐王缓缓地闭上双眸，疲惫地说道。

暴雨持续地下着。

独孤郁徽坐在马上，看了一眼瞥榿居住的小院落，又眺望了一眼远处山腰间的队伍，扭头对楼烁说道：“弃马，散开跟上。”

跟在独孤郁徽身后的君赤默默地下了马，脸色苍白地蹲下身去。

独孤郁徽皱眉看着蹲下身的君赤，“赤弟数日不曾停歇过，不如在此屋内等候片刻。”

君赤紧咬住下唇，想了一会儿，才点了点头。

独孤郁微与五百护卫队纷纷弃马，散开队伍后朝山里走去。

雨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。

瞥瑾歪着头，看见小白身上的衣服已湿了大半，再顾也不上他是否生气，把他往里面拉了拉。

小白侧过脸看了瞥瑾一眼，眸中的戾气早已消失不见。他朝后靠了靠，挡在瞥瑾的身前，就是不愿与她并排站着。

“咱们并排站吧，你都湿了，天气又凉……”瞥瑾猛地捂住嘴巴，连打了两个喷嚏。

小白转过身来，与瞥瑾面对面地站着，紧紧地抿着莹粉色的嘴唇，面带不悦，不动声色地握住瞥瑾的手。

阵阵暖意从手心传来，顿时温暖了不少，瞥瑾嘴角含着飘忽的笑容，望着与自己面对面的小白，“小白还是舍不得我。”

小白扭头看向一边，“让你等着，偏偏跟来……”

瞥瑾反手搂住小白的腰，将脸埋在他的胸口，“我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”

小白不悦地将瞥瑾的手拉起来，放在自己胸口，“外面的雨水凉。”

瞥瑾的眸中一片氤氲，“小白，如果有那么一日，你我必须选择……我一定不放开你，你也不要放开我，好吗？”

小白垂下眼帘，蒲扇般的睫毛遮盖了他的情绪，“莫要乱想。”

暴雨中隐约传来车辕声，两人同时朝雨中望去，只见一辆简易的马车停在不远处。锦御手持一把花鸟彩绘的油纸伞，静静地候在车外。

一双黑色长靴缓缓地伸出了车门，而后露出一张亦男亦女的绝色脸庞，安乐王梳着一丝不苟的发髻，狭长的桃花眼微微眯着，立在伞下遥望着巨石下的二人。

小白的眉头微皱，墨玉般温润的眸子中闪过一丝迟疑，“乐儿……”

安乐王优雅地踱步上前，走到两人面前，“哥……玩够了吗？”

小白僵硬地转过身来，眼底闪过一丝愧疚，“乐儿，雨这么大，你先回车里，待雨停了……”

“我是来接哥的，哥不回去吗？”安乐王不耐烦地打断了小白的话。

瞥瑾垂着眼，不安地攥住小白的衣袖，小白安抚地轻拍了一下她的手背。

雨伞下，安乐王的眼底闪过一丝精光，上前一步拽住小白的手，“哥跟乐儿回去。”

小白愣了愣，眉宇间一片挣扎之色，“乐儿先回车内避避雨，山中雨凉，小心着了凉。”

“哥为了她，连南儿都不要了吗？”安乐王定定地看着小白，狭长的桃花眼

中闪过一丝悲伤。

小白的身子猛地一震，原本温润淡定的眸子中一片慌乱，“南儿她……还好吗？”

“不好，一点儿也不好。自从哥走了之后，她神情恍惚，日日等着哥归来的消息。”安乐王低声说道。

小白仿若被人重重地打了一拳，忍不住倒退了一步，眸中一片痛楚，“我……”

瞥瑾的眼眸一点点地黯淡下来，眼底一片悲凉。她的手紧紧地攥住小白的衣袖，一刻也不敢松开。

一顶粉色油纸伞悄然出现在马车旁，伞下的人身着浅紫色轻纱薄衣，盈盈地立在暴雨中，遥望着大石下的人，楚楚动人的眼眸中满是期盼。

小白的身子瞬间紧绷，手死死地握成拳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他几乎是毫不留恋地松开了瞥瑾的手，不自觉地朝大石外走去，一步步地靠近粉色伞下的人儿。

一直垂着眼睛的瞥瑾愣愣地看着空空如也的手，眼眶微酸。她抬头看到粉色油纸伞下立着一个如梦似幻的美人儿，与这苍茫的荒野如此不相配。

鱼落……鱼落……果然是你！

“这……扳指是何时找回来的？”

“不算丢，一直在南儿手里。南儿回来，扳指也回来了。”

“这扳指可是丢了四年，三个月前才找回来？”

“嗯，小紫知道？南儿回来两个月了。”

鱼落，我多想这个人不是你，我曾经无数次地为你辩驳。早该想到了不是吗？还有谁能不动声色地拿走我的心爱之物？我内疚自己亏欠了你，日日觉得对不住你。可你呢？你不但偷走了我的扳指，还偷走了我心爱的人。你将我的心碾得粉碎，你忍心吗？你怎么忍心？你不知道吗，我一直都是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……

瞥瑾大踏步地走出巨石，一把拽住了小白的衣袖，“别走……”两个字，只是两个字，却包含了多少恳求，放弃了多少尊严。

小白侧过脸看向瞥瑾，微微蹙眉，“莫闹。”

瞥瑾又将衣袖往心里收了收，抬眸看向小白的脸，“别走……好吗？”

安乐王嘴角含着淡淡的笑意，眯着眼看着这一幕，狭长的桃花眼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意。

鱼落缓缓上前两步，眼底满是委屈。她怔怔地望着小白，眼眶微红，微微张嘴，欲言又止。

小白的心仿佛被人猛地锤了一下，疼痛难忍。他想也未想，抬手挣脱开瞥瑾，快步朝鱼落走去。

瞥懂愣愣地看着再次空空如也的手，呼吸一滞，眼底满是痛楚。她猛然抬头死死地盯着鱼落，眸中满是杀气，“为什么？”低哑的声音冷到了极点。

鱼落垂下头，不敢再抬起来。风雨中这绝美的人儿仿若一朵名贵的兰花，脆弱得快要逝去。

“将这山头围住，一个人也不许放走！”暴雨中的独孤郗徽满身泥泞，脸若冰霜地喊道。

安乐王的眼底闪过危险与惊讶的光芒，缓步走到独孤郗徽的正对面，眯着眼睛冷笑道：“我司寇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独孤郗徽插手！”

独孤郗徽瞟了安乐王一眼，而后定定地看着瞥懂，“王爷此话差矣，我只是来带走那日你从我手中抢走的人罢了。”

安乐王上前两步，声音低得只有他俩才能听到，“那人本王已给了你，你此时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独孤郗徽侧目看向安乐王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对可爱的酒窝，同样压低了声音，“不知王爷说的是哪个人？昨日我发现有个女子骗了我，于是，我让人剁去了她的手脚，剁去了她的双眼，割了她的舌头和耳朵，划花了那张不该她长的脸……此时她还在迎客居里等着王爷前去救她，王爷知道吗？”

安乐王目光一凛，心底涌起阵阵寒意，“你想怎样？”

独孤郗徽莞尔，附在安乐王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我要谁，你心中自是明白。既然你家兄长已有了心爱之人，你还有什么可争抢的？”

小白蹙眉看了一眼雨中低语的二人，快步走到迎风的方向，将鱼落护在怀中，“雨大，小心着凉，先去车里好吗？”

安乐王眉目一转，眼中满是杀气，厉声回道：“休想！”顿时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身后的人早已拔出了兵器。

楼烁、锦御二人不动声色地护在各自的主子身边，眸中均是肃杀之色。依他们对各自主子的了解，此时心中都已明了，难免要血战一场了。

小白蹙眉看向安乐王与独孤郗徽，将鱼落紧紧地护在怀中，温润淡定的眼底闪过一丝杀意。

瞥懂的眸底一片死寂，怔怔地看着小白护住鱼落的手。

独孤郗徽看了一眼站在雨中无人看护的瞥懂，心中顿时烦躁起来，迅速抬手朝安乐王的面门劈去。

安乐王大惊，侧身闪开，狭长的桃花眼中闪过恨意。他迅速地抽出腰间的折扇，起手攻去。

他俩已经动手，剩下的人自然不会和平相处。楼烁起手攻向安乐王，锦御又怎肯罢休，持剑挡住了楼烁的杀招。

一时间，高崖上乱成一片，暴雨淋漓，刀光剑影。

小白看着安乐王与独孤郗徽对招，心中暗暗担忧，转眼看到怀中瑟瑟发抖

的鱼落，随即按捺住了帮忙的心思，只是将鱼落搂得更紧，眼底闪过一丝愧疚。

瞥瑾摇摇欲坠地站在暴雨中，心像被人生生地撕裂一般，痛入骨髓，冰冷彻骨。

小白眼底有些松动，欲开口，终是不忍让怀中的人伤心，唯有狠心地别过脸，看向打斗中的安乐王。

暴雨中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天地相接之处出现二十骑马队，首领着一身赤红色的衣袍，在风雨中别样扎眼。大队人马无视争斗中的两群人，策马朝山崖上奔去。

“挡住马队！”安乐王与独孤郗徽均惊到极点，同时回头嘶喊道。

两班人马各抽出一支小队，挡住了二十骑，只余两骑势不可当，朝山崖上冲去。

独孤郗徽毫不恋战地想奔赴山崖。山崖上有司寇郇翔坐镇，安乐王自是不必担心，他死死地缠住独孤郗徽，生怕他奔赴山崖后口不择言。

独孤郗徽与安乐王本就旗鼓相当，自是摆脱不了他的纠缠，唯有死命地缠斗下去。

两骑在小白三人面前静静地停了下来。

赤衣人坐在高马之上，凝视着紧紧护住鱼落的小白，莞尔一笑，“多年不见了。”

小白紧紧地抿着莹粉色的唇，羽扇般的睫毛在风雨中颤动着。他墨玉般的眼眸死死地盯着马上的人，将鱼落藏在身后，身上散发出凌人的杀气，“见你并非我所愿。”

赤衣人身旁的少年紧锁双眉，翻身下马，解下身上的披风，撑在瞥瑾的头上，附在她耳边轻声唤道：“瑾……”

四处如冰窖般冒着寒气，冻结了心肺。一丝暖人心脾的温度自手腕处传来，瞥瑾木然地转头，却看到恍如昨日的梦境，“君……赤……”

君赤垂下眼眸，遮住了眼底的泪光，“瑾别怕，我来带你走。”

瞥瑾动了动嘴角，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死小孩儿……”

“瑾儿……”赤衣人柔声唤道，颤抖的声音中是压抑不住的思念。

小白猛地一震，迅速看向瞥瑾，却见她定定地仰视着桌上的赤衣人。

“瑾儿……爹爹接你回家。”瞥吟风小心翼翼地压抑着感情，生怕惊了雨中的人儿。

“爹爹……”不知雨水还是泪水从瞥瑾脸上滑落。

小白莹粉色的唇紧紧地抿着，如玉的脸上闪过一丝嘲弄和恨意。

瞥吟风翻身下马，快步走到瞥瑾面前，柔声哄道：“瑾儿莫怕，爹爹这便带你走。”

眼前的人有着深邃如黑洞般的双眸，高挺的鼻子，薄而性感的双唇透着淡

淡的红，棱角分明的脸配上直入鬓角的细长剑眉——他是自己曾经日夜思念的人，也是曾经让自己狠下心出走的人。瞥瑾的嘴唇嚅动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

瞥吟风小心地伸出手，握住瞥瑾冰冷的手，轻轻地笑着，“瑾儿，以后我绝不会再骗你了，同我走，好不好？”

瞥瑾并未抽回手，她侧目看了一眼仍然紧紧地将鱼落护在身后的小白，眼底一片死寂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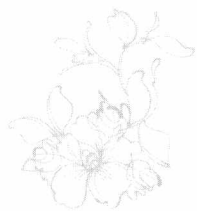
“哥，留住小哑巴！”不远处，安乐王眼见不妙，大声呼道。

独孤郁微琥珀色的眼眸中充满了杀意，他嗜血地盯了一眼站在瞥瑾身侧的君赤。

小白再次抬眸，眼中一片杀气，他轻拍了一下鱼落，附耳哄道：“你且到车上等我。”

鱼落接过油纸伞，垂下眼眸，不做声地靠到一旁。

小白冰冷的眼底闪过一丝柔软，低叹了一声，不忍更不愿勉强她。



我喜欢与你在一起时的感觉，
依恋你怀中的温度，
所以我想我是爱上你了……

第四十三章◎镜花水月能几何（五）

瞥吟风解开身上的披风，正欲系在瞥槿的身上，不想一股杀气扑面而来，君赤护住瞥槿退后数步。

瞥吟风深邃的眸中满是烦乱，无心应战，“司寇郇翔，你想怎样？”

司寇郇翔墨玉般的眸子中一片寒意，眼底闪过一丝痛意，“你的女儿，不配叫这名字。”声音更加冰冷。

“三殿下，带槿儿走！”瞥吟风回头喊道。

司寇郇翔快速扯下马车四缘的绸带，反手挥向君赤与瞥槿牵在一起的手。君赤大惊，因为怕伤到瞥槿，唯有放开了她的手。

司寇郇翔的绸带直逼君赤，且杀气十足。瞥吟风紧锁双眉，飞身接过司寇郇翔的杀招，冷声说道：“司寇郇翔，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何必伤及无辜？！”

司寇郇翔眸底布满寒霜，瞟了瞥槿一眼，“若知她是瞥氏人，我不会……如此不忍，不该……救其性命。”声音冷到极点，也肃杀到极致，这一句辩驳不知是说给他人听，还是要说服自己。

司寇郇翔的话语如神兵利刃直插心头，瞥槿的呼吸一滞，忍不住倒退一步，左手为拳，死死地按住心口，满眸的痛楚。

瞥吟风满面怒容，深邃的眼底已生出浓重的杀意，“人道司寇郇翔温润如玉，不过如此！”

君赤精致的眸中也已溢满杀气，他愤然抽出腰中的宝剑，加入了战局。

司寇郇翔的余光扫过一脸伤痛的瞥槿，心顿时乱到极点，脸上却嘲弄地一笑，将手中的绸带舞到极致，可柔可刚可攻可守，竟略占了上风。

独孤郁微似乎厌倦了与安乐王的缠斗，剑剑杀气腾腾，直逼要害，安乐王被他逼得节节败退。趁安乐王闪躲之时，独孤郁微起身飞至崖边，一把抱住瞥瑾的腰，轻笑着靠在她的肩头，酒窝中盛满了蜜水，如梦似幻地低喃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安乐王眼底迸射出寒光，此时再也顾不上瞥瑾的安危，一剑朝二人刺去。独孤郁微大惊之下推开瞥瑾，伸手接过她腰间滑脱的玉佩，起剑去挡，剑剑索命。

瞥吟风与君赤惦记着瞥瑾的安危，身上已多处轻伤。此时的司寇郇翔宛如一柄出鞘的神兵，光华夺目，杀气凛冽。

悬崖边上，两人面对面地站着。她们曾经是最亲最近的人，她们曾经是相依相伴的人，她们曾经是共同进退的人。

“为什么？”瞥瑾直直地看向鱼落，面无表情地问道。

鱼落垂下眼眸，长长的睫毛遮盖了眼眸，“我……是不得已的。”

瞥瑾上前一步，脸上露出一抹诡异的笑，“不得已？说来听听。”

鱼落退后一步，一脸慌乱，“主子莫要怪我，当初若不是你弃我而不顾，我绝不会走到今日这般地步。”

瞥瑾冷笑一声，“你早就算出我会弃你不顾，所以早早地偷了这扳指，找到了扳指的主人，来策划这一切，是吗？”

鱼落猛然抬头，“并非主子所说的。安乐王将鱼落带出宫来，挟持了鱼落的胞妹，把扳指给了鱼落，让鱼落来辰国找他……当时鱼落并不知道这扳指有何用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有那么多机会对他说出真相，为何却一直隐瞒？”瞥瑾的口气已略有松动。

“鱼落的妹妹还在王爷的手中，又怎敢忤逆王爷的心意？”鱼落眼中含泪，盈盈地看向瞥瑾。

瞥瑾的眼底闪过一丝希望，“鱼落，你现在去对他说出真相，好吗？”

鱼落微微垂下眼眸，低声说道：“鱼落……不能。”

瞥瑾眸光一凛，猛地上前两步，一把抓住了鱼落的手腕，“是因为你的妹妹？”

鱼落猛地跪下来，“鱼落自跟随将军，一心一意为主子为瞥家，从未敢有过自己的意愿。可自从到了辰国，鱼落才知道原来自己也可以有喜好、有在乎、有心愿，鱼落也可以被人如珍如宝地呵护在手心。鱼落从小到大未曾拥有过任何东西，也不敢奢求，只是他……他让鱼落动心了，他有太多太多让鱼落不舍。鱼落求主子……鱼落求主子不要……不要连这一份也抢走。主子没了他还有很多很多人，太子殿下一直等着主子回去，三皇子君赤当主子是至亲之人，将军更是将主子视若珍宝，鱼落却只有他，也只有他而已……”

瞥瑾慢慢地松开了鱼落的手，眼底一片黯淡，满目痛楚迷离。她摇摇欲坠地站在暴雨中，“我有很多？我有很多很多……”

司寇郇翔侧目间看到鱼落跪在雨中，已被瞥瑾逼至崖边，心中乱成一片，神色慌乱。他用手中的绸带钩起身侧的长剑，朝悬崖边飞去。

凛冽的杀气令瞥瑾木然地转过头来，怔怔地看着司寇郇翔持剑而来。

瞥瑾黯淡无光的模样令司寇郇翔的心痛到极点，他不敢深思自己的心，更不敢看瞥瑾的脸。怎会如此？她明明是仇人之女，她明明是仇人之女……

司寇郇翔浑身颤抖，半途剑锋一转。鱼落大惊之下却没看到这个变化，她猛然起身，拽住木然的瞥瑾朝后退去，却忘记了身后的悬崖。脚下的山地顿时坍塌，二人顿时大惊失色。

司寇郇翔惊到极点，想也未想，丢弃了手中的长剑和绸带，飞扑上前，一手抓住了鱼落，另一只手抓住了瞥瑾。

山地已被大雨冲得松软，没法经受住一丝一毫的重量。瞥吟风、君赤、独孤、郇徽、安乐王四人惊惶地瞪大了双眼，不敢上前半步，生怕山地再次坍塌。

司寇郇翔一人拖住两人，已是非常吃力。身下的泥土异常松软，他不敢乱用力，生怕跌落的石块砸伤了二人。他心中也恐惧到极点，手越发用力地拽住了两个人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

瞥瑾抬起脸来，瞪大了双眸，一眨不眨地盯住司寇郇翔，任凭斗大的雨滴砸在脸上却毫无知觉。

司寇郇翔长长的银发上已沾染了泥土，瞥瑾的眸光让他的心乱成一片。他愤然侧过脸，遮盖心中的慌乱与莫名的心痛。为何此时最在乎的还是她？为何还是她？

司寇郇翔咬着下唇，试图让自己清醒，让自己明白到底谁才是自己最在乎的人，他柔声对鱼落哄道：“南儿莫怕。”

瞥瑾盯着司寇郇翔的侧脸，一动不动，“小白，转过脸来，让我多看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”语调低哑，温柔徘徊。

司寇郇翔几乎反射性地转过脸来，霎时，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怔愣，而后眸底满是厌恶，“救你，非我自愿。”怎能不顾南儿的感受呢？怎能让南儿伤心呢？怎能漠视自己等了两世的人？不该，不该如此。

瞥瑾仰着脸嗤嗤地笑着，眼眶却红了，满脸的雨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哥，一定要把小哑巴拉上来。”安乐王的声音中满是慌乱，他单薄的身影在暴雨中颤抖得厉害。

瞥吟风不敢多言，依他与司寇郇翔的前尘旧怨，就算他说什么，司寇郇翔也不会信。

“司寇郇翔，你若救下……”

“别乱了他的心神，他抓住了两个人，自是都会救下。”瞥吟风打断了独孤

郝徽，低声说道。

君赤持剑的手微微颤抖着，拼命压抑着心底的恐惧。

见雨势越来越大，瞥吟风深邃的眸中也渐渐慌乱不已，“槿儿莫怕，爹爹在上面等着你。”

瞥槿的眸中已是死寂一片，她的脸被雨水砸得生疼，却一直仰着头，死死地盯住司寇郇翔。她听到瞥吟风的话，浅浅一笑，高声喊道：“爹爹……你听好，我只说一次。无论以前还是现在，槿儿从未怪过你，从未怪过你。你以后莫再自责，她没怪过，我也不怪了。”

瞥吟风心神俱痛，神色大乱，心底闪过浓重的不安，见司寇郇翔回头看了自己一眼，却不敢再多说一句话。

鱼落垂下眼眸，眼中满是挣扎，若此时用了武功，便揭穿了自己往日的谎言，他以后还会信自己吗？若怀疑了，自己又该如何呢？

瞥槿缓缓地垂下头，侧目看向鱼落，盈盈笑道：“你猜，他会先救谁？你不想赌一下吗？”

鱼落垂下眼，不敢看向瞥槿，内心惶惶不安，隐隐期盼着答案。

瞥槿抬起头来，任凭雨滴打在脸上。她一点点地、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司寇郇翔，他的眉、他的眼、他的唇仿佛要把他的一切都刻在自己的脑海里，生怕自己在下一秒钟便会忘记。

司寇郇翔心中闪过浓重的不安和疼痛，为何只一个眼神，自己便承受不起……

瞥槿着迷般地望着司寇郇翔，恍惚地说道：“小白，我对你保证，以后绝不骗你，绝不欺负你，绝不让你哭。小白……小白怎这般好看呢？我想看一辈子，一辈子也看不够。小白，我以后都不放开你了，我要抓住你，不会再让你跑了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，你要信我。小白，以后你若出来采药，我绝不撒泼耍赖地非要跟着了，我会乖乖地在家等你回去，好吗？小白，其实我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了一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怕。”

瞥槿低吟浅唱，温柔徘徊，语气中满是憧憬，眸光一片迷离。

不要听！不要听！不能听！不能听！心，为何如此乱？如果对她不舍，自己该情何以堪？明明不该听，明明不想听，可这一句又一句话如烙心底，挥之不去。

司寇郇翔触及鱼落伤痛的眸光，猛然清醒，他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，让自己彻底醒过来。他眸中的挣扎之色逐渐褪去，不安地看向鱼落，仿佛做了天大的亏心事一般。

鱼落眼眶通红，眼中含泪，满是痛楚之色。她微微开口，轻声唤道：“哥哥……”

只是两个字，便令司寇郇翔心中剧痛不已，仿佛被人掏去了心肺，以为已

经淡忘的前尘往事瞬间全部涌入脑海，那娇憨楚楚的模样，那歪头甜笑的容颜，怎能再让她难过？自己的挣扎，一定深深地刺伤了她。自己在做什么？还想后悔吗？还要在后悔中度过余生吗？！

司寇郇翔眉宇间流露出愧疚之色，声音满是怜惜与自责，“南儿莫怕，是哥哥错了。”

只是两个字，訾瑾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嘴角勾起一抹苦笑，前世今生无论是谁，还有什么所谓。只是两个字，便已让自己一败涂地。

身后的四个人屏住呼吸，却不敢多加催促，只要他把两个人都救起来，自是不必争个先后。

司寇郇翔紧紧地拉住鱼落的手，小心地施力，一点点地将她拖上来。待到有了把握，他猛然施力，将鱼落甩到身后。四人同时出手相接，待看清楚衣袍，三人收回了手，只有安乐王一人将鱼落牢牢地接住。

司寇郇翔这一施力，那块松软的山地又猛地塌陷了，众人欲上前，却生生地停住了脚步。

安乐王满目慌乱，低声喊道：“哥，南儿无恙……你慢慢地把小哑巴拉上来……好不好？”

訾瑾猛然睁开双眸，湿湿的睫毛遮盖不住眼底的伤痛。

泥土塌陷，司寇郇翔心中惊恐无比，不敢贸然施力。他垂着眼，不敢看訾瑾，手却抓得更紧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

“小白……我们去神仙山找个能日日看风景的地方，接一处泉眼建一栋宅子。宅子不必太大，够住就行。到时你作画，我弹琴，我虽不会吟诗作对，但你吟诗我也能听懂。我的厨艺虽不佳，但做出的饭菜好歹还能吃。若日日相对，腻了这平淡生活，我们便结伴天涯，游荡江湖，什么时候玩够了什么时候再回去，好不好？小白……雨大，我冷，你给我暖暖好不好？小白……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不敢乱发脾气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”

“住口！”几句云淡风轻的话语，让司寇郇翔彻底乱了方寸，他努力咬着下唇，一点点建筑得无比牢固的心防瞬间坍塌。他心神俱乱，闭上双眸，用大力的斥责来驳回自己心中的不舍、怜惜、疼痛、慌乱以及各种各样的不明情绪。

“小白……你的头发真好看，比绸缎还要软还要滑，仿若银丝一般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头发。小白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不用继续说下去了，无论你是谁，我都会救你上来。”司寇郇翔闭目努力地凝神，想让自己不为所动。不能为其所动，为何看不清自己的心？是自己看不清楚自己的心吗？还是心已经背叛了自己？

司寇郇翔试图拉起訾瑾，身旁的山地突然坍塌了一大块，他立即停了下来，不敢再动。

听到此话，訾瑾心中又是一痛。是啊，无论是谁，他都不会不管的。自己